

滕近輝牧師的寬宏、恩典與智慧—— 個人觀察滕牧師所代表的 上一代教牧的靈性精神

陳士齊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滕牧師離我們而去，回歸天家與主同享永福，於我們這些教會後輩而言，縱然不捨仍然得承認牧師功德完滿，然而他留給我們晚輩許多回憶與懷念，尤在當今世衰道微之日，滕牧師一生的言行實予我晚等許多值得深思和反省之處。

一 越南戰事尾聲與滕牧師的交談——滕牧師的寬宏與智慧

尤記得1975年4月，那年我正在準備會考，卻在電視畫面中看着西貢的淪陷。本人自幼便蒙家父教導有關東西方冷戰之知識，尤其是美國參與越南戰爭之得失及戰略上之錯誤，也從小知道越南居住了許多華人。因此，當看到電視畫面上的影像：見着南越人在美國大使館死命抓着美軍直升機的起落架不放，以致直升機起飛後從半空中摔下來的淒慘情景，實在難以釋懷。這情形就如我們今天看見海邊淹死的難民小孩，以及巴黎的恐

佈襲擊一樣。不久後某天，我帶着滿腔的問號與不解，到了當年宣道會北角堂（下簡稱「北宣」）內的宣道書室看書，而剛巧在休息室碰到滕牧師，我也就纏着滕牧師，詢問教會面對如此局面可以做甚麼，可以有甚麼回應。

對於當年我這樣一個讀中五且還未受洗未算正式教會會友的小伙子，滕牧師毫不輕視，仍以其謙和堅定的語調與我討論了足足超過一小時，他告訴我教會不參與政治，尤其不以團體名義參與政治，不對政治事務表態。教會的使命在於傳福音。對於我這個從小被家父教育成社會派公民的年輕小伙子，當時頗不以為然但也記於心中。我心中的疑問是：基督徒在努力傳福音以外，是否就不應做一個關心社會的人。此後人生數十年，我個人在信仰上的追尋，便從基督徒可否同時持守傳福音與社會關懷兩種使命的方向出發。

適逢那年代溫偉耀弟兄來了北宣，在教會的中級團契聚會介紹我們讀司徒德牧師的《基督徒在現代世界的使命》，¹ 我便捧讀再三。當年的得着是，基督徒可同時持守傳福音與社會關懷這樣的一種雙重使命，而這也指引了我以後四十年的信仰實踐。

然而今天我們在資訊自由衝擊的網絡世代，看着難民與恐怖襲擊互相交織的局面，可說是更加難以釋懷。然而，也更加體會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衝突的複雜性。沒有了解當地如敘利亞及鄰國的第一手資料，根本沒辦法明白國際間問題的複雜性。當然，今天的香港比過去更國際化也更交通發達，因此我們能從一些親身往當地的年輕人身上了解如敘利亞難民的狀況，² 及當地愛心基督徒為他們所做的工作，也可以聽取國際專家講解難民與恐怖襲擊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如土耳其的國際關係專家最近臨港為我們進行的剖析。³ 從今天回望，滕牧師的教導其實是指向教會對社會關懷應採取更深層的取向，除了到場愛心關注和服侍有需要的人之外，更需要從學理上對社會問題有更深入的神學與宗教歷史文化的研討，正如

¹ John Stott,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reissued version (Nottingham, UK: IVP Classics, 2008).

² 筆者有幸請到年輕旅行家安麗麗莎（Anneliese Wong）來我浸會大學的課堂上講解土耳其南部如敘利亞難民的真實狀況。

³ "Turkey and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由Anatolia Cultural and Dialogue Centre 與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2015年11月20日，由Kerim Balci 與Fevzi Bilgin主講。

建道神學院過往幾年就貧窮、戰爭與和平問題舉行了有益有意義的國際性研討會。滕牧師往印尼宣教，可說是他對深度關懷的身體力行。

二 香港基督教代表團首次訪京——滕牧師的政治智慧

正因我在此後四十年的信仰實踐直到今天，也反過來令我對滕牧師當年提到的政教分離模式的智慧有較深的體會。這點剛好可以從他處理香港基督教代表團首次訪京之行中反映出來。

1984年春，發生了香港基督教代表團首次的訪京之行。這是由於香港回歸中國的前途談判正在展開，而教會一向對宣揚無神論且一直對基督徒橫加迫害的中共政權充滿疑慮。但北京政府卻在此時對基督教會招手，因而基督教會內部便組織了這次訪京之行。基於當年滕牧師在香港教會中的聲望，他無可避免被推舉為此次訪京團的團長。

但難題正正出在這裏。一方面宣道會有着不參與政治，尤其不以團體名義參與政治，不對政治事務進行表態的傳統，但一方面滕牧師卻因在香港教會中的聲望被推舉為與政權打交道的領袖。就着歷史經驗及時代背景，滕牧師及北宣的中堅不少都是從中國北方避共而南下香港的，而他們在香港數十年觀察中共政權的經驗，那是無止境的暴力、動盪與批鬥式統治，北京政府才剛擺脫文革，剛開始建立理性管治的模式，前面仍然充滿變數。尤其是北宣有一批已經移居海外、北美的會友，他們對任何與共產政權親善的行為尤其敏感，會視任何如此做的教牧為媚共分子。若認為教會與共產政權打交道，他們也許會減少對教會的支持。

面對如此困局，事情的發展着實出入意表。那年筆者剛好在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任職大專部幹事，而團契總幹事錢北斗弟兄（人稱斗叔）也有參與訪京行，於是我便親耳聽到他講述事情的發展：原來訪京團到了啟德機場集合後，臨登機前還未見滕牧師出現，最後關頭才被告知滕牧師因抱恙在身未能帶團訪京。

究竟滕牧師是否真的抱恙，又是否真的抱恙到不能成行，今天已完全沒可能由滕牧師親口確定。當時從斗叔口中聽到此情況，也沒甚麼強烈的感覺。但從客觀效果來看，實在不得不佩服滕牧師的智慧。抱恙不成行，可說巧妙地避免了靠攏政權及媚共的指摘，然而北京當局也不能對他作出

任何指控或批評，因單就他同意作為領隊訪京，已是釋放出很大的善意，斷不能因他臨時抱恙而責怪他。但突然抱恙不成行，也可被視為釋放出一個潛在的信息，即此位宗教人士希望避免與政權有過多的互動。事實上，自從那次之後，迄滕牧師退休，再沒聽聞滕牧師有與政權打交道的舉動。

如此，貫徹了他當年對我陳述的社會參與立場：教會不參與政治，尤其不以團體名義參與政治，不對政治事務表態；而且，教牧作為教會的突出代表，作為肩負教會重任的靈魂人物，尤其需要保持自己不沾染世俗，不依附權力。而敢於這樣做，無疑是需要極大的智慧，當然也需要主的保守，滕牧師正好在主的保守底下示範了政治的智慧。

三 滕牧師之印尼宣教行——滕牧師於教會事奉所顯露的恩典與智慧

1977年滕牧師之印尼加里曼丹宣教行，呈現出他的教會觀，以及他在教會事奉中所顯露的恩典與智慧。尤記得當滕牧師向教會宣布印尼宣教之行時，所引起之震盪及私底下的不安，特別是許多人都認為教會之所以興旺，除了地利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滕牧師的講壇及個人「威望」。雖然滕牧師從來都不是高調的牧者，然而不知怎的周遭的人卻認為他充滿「威望」。然而這亦使得教會「心底裏」過分倚賴滕牧師。只要那主日滕牧師講道就特別多人，然而自我經常參加教會聚會的1974年起，滕牧師已經常於主日被「請走」。然而，滕牧師的講道及著作，仍然是北宣教會屬靈根基的規模與典範，尤其是《路標》及《寫給信仰的追尋者》，更是我們年輕一輩人手一冊作傳福音工具的必備書。

然而，間中被「請走」仍是有別於離開一年，特別是許多人認為那是滕牧師準備淡出北宣的訊號。從今天香港教會已經非常習慣短宣及差傳的局面回望，你不得不佩服滕牧師當年的超前舉動！而且，滕牧師及師母的加里曼丹宣教行，就是從今天的短宣及差傳的角度看，仍是超前的，因為滕牧師及師母的勤懇與魄力，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記得那一年我們有規律地收到滕牧師及師母的來鴻或工場工作報告，換轉是今天，也未必能如此貼身地進行「準」實時追蹤。試想想以滕牧師之重量級到海外宣教，真的會變成馬不停蹄，幾乎是不斷受到當地各個教會的邀請而要絡繹於途！

其實，從滕牧師的宣教來鴻，就已經透出滕牧師宣教所隱含的屬靈深意：信徒必須學習離開他們身處的安樂窩，往普天下去傳福音及服侍萬民。然而他以身教的方式來帶出這個信息，顯示滕牧師於教會事奉所顯露的恩典與智慧。尤其是面對北宣這樣一個高中產的教會，滕牧師便選擇了這樣一個以身作則的方式叫信徒離開安樂窩。滕牧師這份屬靈深意，在一些較成熟的年輕人心上並沒有走失掉。其中有一位黃姊妹⁴就用影印單張的方式向全教會會友發公開信，呼籲他們離開安樂窩，積極投身各項事奉以更新教會，信中援引的例子就是滕牧師的宣教實踐。然而有點傷感的是那姊妹似乎覺得教會中人對她的呼籲反應冷淡，後來便少在教會碰見她了。她的第二封公開信還坦承自己病了，我個人認為第二封信流露她有點兒抑鬱了，然而以自己當年的稚嫩，就算看到也無能為力。

四 滕牧師講解主基督在啟示錄中的七對名字——滕牧師於講壇顯示的忠誠與智慧

一如他的著作，滕牧師的解經講道是簡潔的、精鍊的，但對年輕人，尤其是今天的年輕人來說，或許是不夠「爆」的，卻是要一段時間之後，才能領略出味道來。滕牧師講解主基督在啟示錄中的七對名字，是筆者最為深刻印象的一篇，而我相信這也是滕牧師自己喜歡的一篇講章，因我記憶中至少聽過兩趟。

主基督的七對名字：

二1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Ephesus）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說：

二8 你要寫信給士每拿（Smyrna）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說：

⁴ 請恕我沒法得當事人同意不能開名，當年的北宣會友大部分知道她的名字，因都收過她的公開信。

- 二12 你要寫信給別迦摩（Pergamos）教會的使者，說：那有兩刃利劍的說：
- 二18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Thyatira）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之神之子說：
- 三1 你要寫信給撒狄（Sardis）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 三7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Philadelphia）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着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
- 三14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Laodiceans）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
（啟二～三章）

其實這是十分不容易掌握的一篇講章，因是牽涉到新約基督論神學中最為奧祕的部分，也是基督徒對基督敬虔核心的神祕認識。可以說，七對名字表徵表象了基督的永恆位格和在世上的工作。對七對名字的解讀，就是在神學期刊中，也屬於冷門的課題，但滕牧師卻着力於此，這在在反映他在愛丁堡神學訓練的功底，也反映他自己跟隨基督的追求。

五 反思和結論——代表了上一代香港教牧優美的靈性精神

就我個人對滕牧師有限的接觸與領會，之所以不避淺陋參與這對他一生事奉的研討，除了是由於他個人與胡欽牧師並龐自堅執事對我負笈英倫鴨巴甸進修神學的支持並顯示的恩典；更重要的，是滕牧師所反映和代表的上一代香港教牧優美的靈性精神（spirituality），這種靈性精神溫柔敦厚，堅毅簡鍊，絕非今天眾聲喧嘩的大牧名嘴，或長舌善捧善於阿諛依附權貴的庸俗教徒分子可比。正如主耶穌基督所昭示：為首的必作眾人之僕，滕牧師確實在他的謙和低調、溫柔敦厚中忠於牧人的呼召與職召。他所呈現的，隱隱然是傳統中國儒家士人與西方清教徒教士揉合而產生的一種優美的靈性精神，而我個人也認為這才是新一代香港以至中國教會教牧所應追求的方向。而且我也相信如此的教牧屬靈模式，也在滕牧師的繼任

人蕭壽華牧師身上反映出來。期望蕭牧師以這種靈性精神帶領教會，不單做有產人士的教會，也能成為全面服侍所有人：難民、貧窮人、年輕人、年長者、體障者、被社會邊緣化者、被遺忘者、備受壓迫者……的神聖羣體，阿們！

撮 要

本文從個人與滕牧師交往的經歷，觀察滕牧師的為人與胸懷。本人從當年越南戰事尾聲與滕牧師的交談，直接感受滕牧師的寬宏。從1984年香港基督教代表團首次訪京事件，領略到滕牧師的政治智慧。另外，從當年滕牧師、師母之印尼宣教行，體會到滕牧師於教會事奉所顯露的恩典與智慧。而滕牧師忠誠智慧地講解主基督在啟示錄中的七對名字，至今仍深深沈澱在筆者的心坎中。滕牧師可謂代表了上一代香港教牧優美的靈性精神。

ABSTRACT

The present personal reflection essay gathers together the author's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Rev. Teng, and observe his sincere being and breath of concern. The first encounter happened back in 1975 during the collapse of Saigon City to North Vietnamese invasion. The author has been impressed by Rev. Teng's willingness to address the concern of a young Christian with a broadminded spirit. Then the author recounted the first visit of Hong Kong Christian Representatives to Beijing back in the autumn of 1984. From another Christian leader who recounted the start of the trip in the Kai Tak Airport, the author savors the deep political wisdom of Rev. Teng in treading a fine line of not antagonizing the authorities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hurch in her traditional non-political stance. Furthermore, Rev. Teng's Indonesia missionary work which brought in an unexpected hiatus to his pastoral and preaching work in Hong Kong, has been a major spiritual awakening and stimulus to the home church. It demonstrates the grace and wisdom of Rev. Teng's conduct of ministry. Lastly, the author holds particularly fond memories of Rev. Teng's exegesis of the 7 pairs of name of the Lord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se names have been so precious and revelatory for Rev. Teng that he has at least preached them twice in the author's reminiscence. It reflects his profound Christological devotion and understanding. For the author, Rev. Teng has demonstrated amply the treasurable spirituality of our older generation of Hong Kong pastors.